反照病身：論韓愈《譴瘧鬼》詩學意義及後世影響

鍾志偉

提　要

古人畏瘧，相關記載多見於經史子部，詩歌書寫則始於唐。韓愈首創五古《譴瘧鬼》，遠承杜詩，近取諸身，描繪人鬼交鋒，細寫瘧鬼來歷、癥候與醫方，並勸其歸家，各自安好。詩中責問瘧鬼，帶有遊戲質素，而敢於指認病痛，亦紓解身心，宋至清代廣受共鳴，後世多有仿效，不惟使事用典，亦效譴瘧詩式，可探讀者接受意義。取效類型大致有三：一爲承襲人鬼交鋒情節，病中抒懷，也結合杜詩驅瘧典故，突顯文學治療效果；二爲自嘲自解，或受儒家之自持，或得佛家之超脱，或取道家之達觀，以轉念與病共存，重新思索疾病的意義；三爲通過仿寫，訓誡瘧鬼，遠紹韓愈人格，展現道德主體。《譴瘧鬼》在命題、形式與情思上皆具開創性，確立以詩驅瘧的修辭策略，成爲後人分享情感與生命體驗的平台，展現“蚌病成珠”的詩學意義。

關鍵詞：韓愈　譴瘧鬼　杜甫　疾病書寫　儒釋道

疾病乃人類普遍身體經驗，尤能觸動詩人憤憂怨傷。一經選用入題，除抒寫病體之自我感知，亦能省思生命、檢視社會。方回《瀛奎律髓》特設“疾病類”，叙云：“疾病呻吟，人之所必有也。白樂天有云：‘劉公幹卧病瘴浦，謝康

樂卧病臨川,咸有篇章。'蓋娛憂紓怨,尤足以見士君子之操焉。"[1] 疾病長久以來即爲文學衝動之一。詩人敏察,能以文字衝破禁錮,映現病軀之心靈圖景。韓愈尤然,從頭到脚皆有詩文描寫,周裕鍇説"中唐以後一直到整個宋代的身體書寫,大概都是由韓詩導其先路。"[2] 其中,韓愈《譴瘧鬼》最具創體意義,其理有三:一、詩題創新,首見以"瘧鬼"命題;二、内容創新,首見以瘧病爲專門詠寫;三、詩思創新,跳脱傳統之病態呻吟,以義正詞嚴呵斥瘧鬼,闢出人鬼交鋒世界。

韓愈爲病軀發聲影響深遠,諸如南宋陸游"只道有詩驅瘧鬼,誰知無檄愈頭風"、[3] 清王昊"此鬼誠宜譴,難憑丹墨書"[4] 等句,皆見韓愈《譴瘧鬼》影響之構寫現象。學界近已關注文學驅瘧議題,如王家龍、李朝軍聚焦"杜詩驅瘧"的用典流傳,强調文學對抗疾病之療效功能;[5] 宋子喬則從跨學科角度,結合醫學、宗教與民俗信仰,論析驅瘧詩文的文化背景,[6] 各具發現。然而,專以韓愈《譴瘧鬼》爲核心的個案研究,仍付闕如。本文擬由詩構創意、後世承變及異代共鳴三方面探索,以彰顯韓愈《譴瘧鬼》在疾病書寫、人格建構與文學接受之獨特地位。

一、涉瘧到詠瘧:韓愈《譴瘧鬼》之繼承與創新

瘧疾早見於先秦經史文獻,魏晉六朝筆記亦屢載之,或如曾幾所吟,詩人諱之,遲至杜甫揭露自身衰病,始開病瘧詩行,韓愈繼之,首見以詩譴瘧之專題

1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 44,頁 1575。

2　詳見周裕鍇:《痛感的審美:韓愈詩歌的身體書寫》,《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1 期,頁 53—62。

3　陸游:《頭風戲作》,《劍南詩稿》,卷 7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冊 1163,頁 21b

4　王昊:《病瘧口占》,《碩園詩稿》(清五石齋鈔本),卷 21 下。

5　王家龍,李朝軍:《以詩驅虐——文學功能的别樣呈現》,《貴州文史叢刊》2018 年第 4 期,頁 92—97。

6　宋子喬:《文學治療與鬼神信仰——論古典詩文中的"驅瘧"現象》,《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53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年),頁 218—236。

詩篇。

（一）韓愈《譴瘧鬼》立意與設計

韓詩以古風見長，清趙翼評：“蓋才力雄厚，惟古詩足以恣其馳驟，一束於格式聲病，即難展其所長，故不肯多作。”[7]《譴瘧鬼》乃五言古詩，叙事嚴整，鋪張揚厲，以賦爲詩。全録如下：

>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横揮。咨汝之胄出，門户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靦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捽芙蓉旂。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8]

韓愈涉瘧詩歌計三首：《納涼聯句》、《晚秋郾城夜會聯句》及《譴瘧鬼》。貞元十九年（803）冬，韓愈被貶爲陽山令，永貞元年（805）春以恩赦召回，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夏秋間染瘧，與孟郊聯對《納涼聯句》，叙久謫新召事，韓愈聯句：“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剥。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諏。炎湖度氛氳，熱石行犖碏。瘠肌夏尤甚，瘧渴秋更數。……”[9]乃自傷遷謫而記湘地病瘧。《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百韻，乃韓愈與李正封之聯對，叙元和十二年（817）從裴度出征蔡州，平定叛亂藩鎮吴元濟戰事，韓愈聯句：“東西競角逐，遠近施矰繳。人怨童聚謡，天殃鬼行瘧。”[10]乃微諷淮蔡之亂，天怒人怨，亦召瘧鬼行瘧，可揣韓愈人鬼觀念。

7　趙翼：《甌北詩話》，《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1704，卷 3，頁 6b。
8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卷 3，頁 122。
9　同上，卷 4，頁 191。
10　同上，卷 10，頁 461。

據清鄭珍考論,《譴瘧鬼》可與《納涼聯句》相發明:

> 此詩公實因病瘧而作,其時當在永貞元年八九月,公由郴至衡潭中間。觀《納涼聯句》,公自敍云"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剥","炎湖渡氛氳,熱石行犖硌。痟肌夏尤甚,瘧渴秋更數",皆明是實事。曰度炎湖,行熱石,則暑中行況也。公貶陽山,在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度湖經嶺,皆極寒之時。而二十年在陽山,又無緣至湖嶺。惟二十一年由陽山俟命於郴,則越嶺有熱石之行。又由郴下潭州,則自衡以下皆湖地,其時又正當夏秋,與度炎湖,行熱石合。而夏痟秋瘧,即敍在度炎湖、行熱石之下,又與此乘秋作寒熱合。知公偶爾病瘧,必在出郴口、泊潭州中間,故病中作此消遣。其曰江水清,曰九歌,曰清波、白石、芙蓉旂,並就眼前景,附合楚騷以爲娛戲,非憑空擬撰也。[11]

唐代南方多瘧瘴,韓愈貶陽山令後獲赦,夏秋間途經荊湘異地,不幸染瘧,附合楚騷巫説,以詩驅瘧。《納涼聯句》即可爲《譴瘧鬼》之背景。《晚秋郾城夜會聯句》雖也涉瘧,惟據"天殃鬼行瘧",瘧病儼然天譴,顯與《譴瘧鬼》矛盾,故鄭珍推定爲是,《譴瘧鬼》應繫於永貞元年(805),而非元和十二年(817)。不過鄭説亦未盡洽,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鄭説得之。惟謂在出郴口泊潭州中間所作,則非是。公離郴已在九月初旬,不得曰炎湖矣。愚謂此湖字不必泥作湖地解。郴州有北湖,公于夏秋間到郴,炎湖指北湖而言。在郴三見月彀,中秋前已受江陵掾之命,而淹留至九月始離郴者,固由李使君相款之雅,或其間正因病瘧稽留之故耳。"[12]錢氏推論,釐清韓愈去郴時間及"炎湖"字義,較鄭説翔實,可參。

《譴瘧鬼》共 34 句,計 170 字。可析分五章,各章八句,惟末章二句。首章總述瘧鬼背景:雖是顓頊後裔,卻行瘧疫,故以屑屑、謝謝等語鄙之。"乘秋作寒

11　鄭珍:《跋韓詩譴瘧鬼首》,《巢經巢詩文集》(民國三年[1914]花近樓刻遵義鄭征君遺著本),卷 5,頁 26b—27a。

12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 3,頁 122。

熱”等四句寫其乘夏秋之交行病，症狀明確，並諷其逞威於翁嫗，徒增笑柄。次章自“醫師加百毒”以下八句，反映中唐流行之截瘧療法。據孫思邈《千金翼方・禁經上》：“醫方千卷，未盡其性，故有湯藥焉，有鍼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導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術也。”[13]除導引之術，詩中述及醫師、灸師、詛師及符師作法，與唐代醫學相應。“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乃是以中藥煎煮湯劑，灌藥解毒，屬內服之方；“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乃是穴位灸療，可收清熱解表療效，屬外治之方；“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則禁咒之術，隋唐醫學分科更多，亦被官方納入醫療體系，《唐六典》即載：“咒禁博士一人，從九品下。隋太醫有咒禁博士一人，皇朝因之，又置咒禁師、咒禁工。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爲厲者。**有道禁，出於山居方術之士；有禁咒，出於釋氏**。以五法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營目，四曰掌決，五曰手印。皆先禁食葷血，齋戒於壇場以受焉。”[14]由注文知，唐代禁咒療法上溯佛道二教；“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乃是畫符念咒，爲道教禳瘧所擅法事。各付二句，扼要記録唐代治瘧諸方，而“熏灌無停機”、”酷若獵火圍”、“舌作霹靂飛”、“丹墨交橫揮”等句尤具氣味聲色，“熏灌”寫嗅覺與味覺、“獵火”寫觸覺、“霹靂”寫聽覺、“丹墨”寫視覺，又用無停、圍、飛、揮等動態文字，營造急救現場，用字妥帖入神。三章自“汝之胄出”以下八句，呼應首章，再申譴責，斥其辱祖傷風，間用虛字，行文痛快，展露韓愈“以文爲詩”特色，而且剛勁馳驟。四章筆鋒一轉，自“湛湛江水清”以下八句作結，轉化對立爲共存，引用《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九歌》“芳菲菲兮滿堂”等《楚辭》典故，表現楚人以歌舞樂諸神遺意，十分巧妙。末章二句作結，贈以好辭而立場堅定，勸瘧鬼與人相安無事。

詩歌修辭映現詩人意圖。韓愈面對瘧鬼，採“以醜爲美”策略，正視恐怖，再予否定。通過以詩譴瘧，宕開視野，重塑人、鬼權力關係，便化解其神秘、醜惡、糾纏、痛苦、厄運乃至死亡之念想。《譴瘧鬼》是韓愈對抗苦難之詩，也爲病患提供心理慰藉，展現詩歌療癒及温柔作用。

13　孫思邈：《千金翼方》（元大德梅溪書院本），卷 29。

14　張九齡等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5，卷 14，頁 29b—30a。

(二) 杜甫與韓愈的瘧病詠寫及承啓關係

若論《譴瘧鬼》之奇詭,一是創新題材,二是驚人想象。首先,韓愈愛杜學杜,《調張籍》云"捕逐出八荒"、"百怪入我腸"即欲追步李杜,傾心於上天下地之奇横想象。[15] 趙翼云:

> 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16]

趙翼揭出杜詩奇險啓發了韓詩之寶貴線索。杜甫以詩傳家,對詩歌多方探索,《新唐書》即評杜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17]韓愈創作,人情物理皆成文章,蓋受杜甫影響,羅聯添説:

> 韓愈好將自然界雄奇景物寫進詩篇,如高山、大水、雷霆、電光、冰雪、颶風、蠻瘴、海氣、蛟龍、蛟螭、兩頭蛇、百舌鳥、鴟鵂、猿猴、鬼魅、神仙、瘧鬼等,都是發人所未發。[18]

貞元中期,韓愈創作已邁向怪奇一路,貞元十一年(795),韓愈《上宰相書》自述"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怪奇之辭。"[19]韓詩《龍移》:"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鱉枯死吁可悲。"《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没猩鼯號。……下床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均能以險怪意象入

15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 9,頁 434—436。
16　趙翼:《甌北詩話》,《續修四庫全書》,冊 1704,卷 3,頁 1a。
17　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201,頁 5738。
18　羅聯添:《韓詩特色》,《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788 年),頁 302。
19　韓愈著:《原鬼》;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新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卷 3,頁 91。

詩，元和元年（806），韓愈與孟郊等人競寫聯句，一反傳統，銳意於雄奇怪誕新風，既墾拓詩歌新鮮題材，亦韓詩奇詭重要成因。《譴瘧鬼》雖融抑鬱、恐怖、疾病與鬼魅，卻能展現正氣凜然，則迥異於孟郊幽冷孤寒的內在書寫。須補充指出，韓愈將瘧鬼入詩，看似獨創，杜甫實具引路之功。

唐代屢用詩歌指認瘧病之苦者，首推杜詩。杜甫一生多病，早年困居長安即已染瘧，天寶十三年（754），《病後過王倚飲贈歌》：“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20]以兩軍交鋒喻冷熱交替，寫其命若懸絲。廣德二年（764），《哭台州鄭司户蘇少監》：“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21]杜甫二度染瘧，又逢舊友鄭虔、蘇源明謝世，詩尤蕭索。大曆二年（767），《寄薛三郎中》：“峽中一卧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22]不僅又染瘧了，肺疾交加，更顯狼狽。杜甫數度染瘧，卻是詩家之幸，敢於暴露慘狀，堪稱唐詩中病瘧抒懷第一人，而韓愈深受影響，踵事增華，將瘧病升爲詩題，開創新局。

第二，韓詩驚人想象來自諧謔天性。歐陽脩讚美韓詩：

>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23]

助諧謔，指韓詩常帶自嘲、戲謔之趣。《調張籍》“調”字即表以詩爲戲，鼓勵張籍效法李杜奇崛想象與雄健筆力。韓愈《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亦云：“寄詩雜詼俳，有類説鵬鷃”，[24]肯定詩歌諧謔手法，故錢基博云：

> 大抵愈之爲詩，筆力蘄於雄矯，意境務爲詼詭。顧有力造詼詭而詼詭者，五言古如《南山》、《駑驥》、《三星行》、《孟東野失子》、《苦寒》、《雙鳥詩》、

20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冊 4，卷 217，頁 2280。
21　同上，卷 234，頁 2588。
22　同上，卷 222，頁 2369。
23　歐陽脩：《六一詩話》，《歐陽脩全集》（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卷 5，頁 111。
24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 6，頁 306。

> 《嘲魯連子》、《雜詩》、《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猛虎行》、《讀東方朔雜事》、《送張道士》、《嘲酣睡二首》……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是也。亦有無意詼詭而詼詭者,瑣碎事物,而恢張之使奇、尋常山水,而刻劃之使詭。[25]

錢氏分析韓詩多以"詼詭"爲意境,或有意戲謔,奇趣橫生;或無意爲之,即使瑣事亦成詭趣。《譴瘧鬼》將病瘧體驗戲謔化,怒罵瘧鬼、戲作譴責,反轉病苦形象,正是"以詩爲戲"之佳例。川和康三《詩與諧謔》以陶淵明、杜甫、韓愈三家詩爲代表:"西方的諷刺往往是嘲笑敵對的人,而中國的笑則往往是笑自己,所以帶有自嘲、自謔的傾向。"[26]故將自己可憐可笑模樣戲謔化,達到秩序反轉,產生諧謔效果,也認爲韓愈詩歌深受杜甫幽默自嘲影響。[27] 本文循此思路,舉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爲證,杜甫自言"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杜甫擬"潛隙地"、"鮮妝",即潛入地下,或化妝易容,逃脱瘧鬼耳目,或能治癒。[28] 杜甫是最早將"瘧鬼"代入詩歌者,詩中亦有兩個杜甫,一是堅毅而懷抱理想,另一是患病沉綿,而杜甫儘管敢於揭露日常病苦,然多屬片段,總以"述知交"爲主,故韓愈乃是繼往開來者,開創以詩驅瘧之嶄新法式,既見詩膽,諧謔更甚,跳脱學杜依傍,展現韓愈氣盛言宜與文學實驗之一面。

二、人鬼交鋒:後人對韓愈《譴瘧鬼》之基本模仿

王鳴盛:"韓子在唐名雖高,及唐末,已少問津者。"[29]《譴瘧鬼》儘管別具一

25　錢基博:《韓愈志》(臺北:華正書局,1986 年),頁 117。

26　川和康三:《中國的詩學》(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頁 258。

27　川和康三以《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爲例,認爲通過此詩儘管可見杜甫救濟人民的思想,但這是哲學問題,不是讀詩方法,應關注詩人是怎麼寫的。他指出詩中有兩個杜甫,一個是妄想的杜甫,陶醉在自我犧牲之中,另一個是客體化的杜甫,置身事外般從外部觀看自己,知道這是異想天開,將陶醉在自我犧牲的杜甫滑稽化,並嘲笑他。作者並以韓愈《贈侯喜》、《瀧吏》爲例,探討韓愈對杜甫幽默作法之接受。詳見川和康三:《中國的詩學》,頁 265—266。

28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冊 7,卷 225,頁 2428。

29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年),頁 1001。

格，流傳亦隨之沉寂，至北宋掀起崇韓思潮，方受注目，詩人讀者或許同病相憐，終能推廣瘧鬼的文學抒寫，並獲普及。宋末方夔《續遣瘧鬼》：

> 老天難料倏炎凉，水帝遊魂未伏藏。子喜朋儔饜口腹，我愁冰炭置肝腸。力持正論明無鬼，醉讀《離騷》祓不祥。惟有五窮推不去，主人改事屏車檣。[30]

方夔病勢沉重，續仿韓詩，又借醉讀《離騷》之忠憤氣魄驅之，詩末融合《譴瘧鬼》與《送窮文》意旨，强化對自我困頓之關懷。至於元末明初李昱《遣瘧鬼》，沿用五古，酷肖韓詩作法，如"汝本顓頊子"、"舌光霹靂飛"，但亦有創意："我今賦新詩，送爾揚歸斡。東方有蒼龍，鼓腹生雷霆。西方有白虎，利口惟膻腥。赤鳥司南方，丹砂耀修翎。玄武在北方，閃目光熒熒。四方汝無往，恐汝罹天刑。"[31]取用《詩經・巷伯》："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32]情感上，《巷伯》、《譴瘧鬼》及《遣瘧鬼》之受害者皆無辜者，詩人唯有斥責對方，以祈公正。李昱融入《巷伯》手法，使辭采倍麗，兼具叙事與象徵，而非因襲舊格。

其次，南宋以降，漸見"韓詩譴瘧"與"杜詩治瘧"典故合流。葛立方《朝隱病瘧作譴瘧鬼文而差示佳句次韻》：

> 浹旬移病卧荒村，冰炭交攻水帝魂。句詠髑髏詩老在，舌飛霹靂詛師存。徙居何事四方館，譴鬼宜歸白石門。壯士高人今藥喜，鮮妝隙地不須論。[33]

"句詠髑髏詩老在"典出杜詩，杜甫於上元二年（761）作《戲作花卿歌》，詠寫成

30　方夔：《續遣瘧鬼》，《富山遺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2，卷 8，頁 2a。

31　李昱：《草閣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2，卷 1，頁 11b—12a。

32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毛詩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9，卷 19，頁 89b。

33　葛立方：《侍郎葛公歸愚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3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8，頁 6a。

都名將花驚定拔綿州,斬反賊段子璋事蹟,"子璋"二句,尤見花驚定之威猛剽悍。"杜詩治瘧"源於晚唐附會,[34]杜甫既常受瘧病折磨,不能自癒,故事不足信,至宋蔚爲流衍。[35] 大概是宋人普遍認爲杜詩忠義,聞之者足以戒,瘧鬼既爲小鬼,誦詩或收震懾奇效,於是杜、韓二詩交織所建立之語言權威力量,足能震懾鬼神。元末詩人胡天游《患瘧》云"擬倩馮夷訴顓頊,爲令驅出寧馨兒",亦云"句裏髑髏空自奇",[36]兼用杜、韓,强化驅鬼效果。

此外,若排除詩語言之神秘性,以詩祛瘧仍具心理療效。宋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脱然,不覺沉痾之去體也。"[37]可見詩文在感官與情志之撫慰作用,足能舒解病患鬱結,所以宋薛季宣《痁疾中元式示詩走筆次韻》即云:"擲我珠玉辭,瘧鬼毛髮森。豁爾脱沉痾,翛然洗煩襟。"[38]誦詩竟如靈丹妙藥,令瘧鬼驚懼,病情亦豁然好轉,而南宋虞儔《久不得廣文俞同年書頗聞病瘧小詩往問訊》亦云:"詩能驅瘧鬼,下筆莫躊躇。"[39]直言寫詩即是治療行動。南宋戴昺《逐瘧鬼》不僅完整承襲韓愈譴鬼之構思,還融合宋人語言意識與療癒信念,結構嚴整,節奏多變,尤具典型:

> 咄哉瘧鬼何冥愚,沈魄猶滯江流居。孰云胄出高陽氏,而乃不肖如此歟!爲妖常闖秋令動,作威又竊炎官餘。今年恣睢逞暴瘧,十户九室聞嗟吁。人生一歲一寒暑,自有大瘧纏其軀。翻手爲凉覆手暖,笑爾禍福纔須臾。癡兒騃女或汝怖,那能嚇我烈丈夫!汝不記少陵詩句有神語,"子璋髑髏血模糊"。昌黎譴逐更多術,灌毒炷艾揮靈符。今來古往共憎疾,奈

34　《樹萱録》:"杜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瘧,過之云:'當誦予詩,瘧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宫'。不愈,則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盧扁無如之何?"引自胡仔:《漁隱叢話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0,卷 11,頁 1a。

35　又如《韻語陽秋》引北宋《古今詩話》云:"杜少陵因見病瘧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謂'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葛立方:《韻語陽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9,卷 17,頁 1a。

36　胡天游:《傲軒吟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16,不分卷,頁 8a。

37　胡仔:《漁隱叢話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0,卷 7,頁 6a—6b。

38　薛季宣:《浪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9,卷 11,頁 2a。

39　虞儔:《尊白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4,卷 1,頁 28b。

> 何長惡終不渝。胡不學鮫人，細織冰綃製雲裾？胡不從湘君，緩移桂櫂搴芙蕖？乃甘卑濕貫衆怨，厭禳唾罵無時無。爾來經旬瞰吾室，再三謝遣猶踟躕。吾詩吾酒既不廢，汝窮汝技將何如？大江秋色正瀟洒，明月皎皎風疎疎。便須悟悔速歸去，嘯儔呼侶相嬉娛。夜闌吟徹欲就睡，燈花照眼圍如珠。夢回病思耆然散，颯颯風籟生庭梧。[40]

戴昺仿韓愈布局，以"逐"代"譴"，語氣剛猛，自許"烈丈夫"，與瘧鬼對抗，更顯勇者無懼。其詩並用杜甫"子璋髑髏"與韓愈"灌毒炷艾"等句，顯示杜、韓詩中驅鬼語言已成傳統象徵。後段勸瘧鬼歸隱水鄉，營造安頓詩意，結尾寫夜深吟詩入夢、病思驟散，突顯詩歌兼具抒情與治病的雙重功效。

這一觀念可上溯至漢。枚乘《七發》托言楚太子有疾，藥石罔效，吳客前往探問，說七事以啓發太子：音樂、飲食、車馬、游觀、田獵、觀濤及天下要言妙道，終令楚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41]《漢書・王褒傳》亦載："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42]以上辭賦作爲貴游之文本，用於文娛，具有調節身心功能。葉舒憲指出：

> 《七發》寫吳客用七種虛擬情境來疏導楚太子的心理障礙，從攻心入手來治療其身，收到針灸藥石所不及的奇效。……太子隨著敘述的展開而馳騁其被壓抑的幻想力，精神的蕩滌帶來生理的變化。出了一身透汗之後，病症全然消失。賦中吳客的"要言妙道"及所薦之方士均讓人聯想到遠古的巫醫治療傳統。[43]

文學透過語言符號，營構想象與象徵世界，與儀式行爲本質相通。戲曲、神話、

40　戴昺：《東野農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78，卷 2，頁 1b。
41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卷 34，頁 865。
42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卷 64，頁 2829。
43　葉舒憲：《文學與治療》（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98—309。

詩賦皆爲古老儀式的延伸與轉化,《七發》即展現巫醫致幻技術的文學化,説明文學本源即與解憂治疾的功能密切相關。[44] 由此推之,文學之追本溯源,應與解憂治疾的實用功能相關。鄭毓瑜《"體氣"與"抒情"説》也從先秦文獻疾病説法,深入思考"抒情"本來作用,可以合觀:

> 從屈原"於邑之氣"到東方朔、莊忌直稱"邪氣"來看,是不是可以説,早先的"抒情"其實出自醫治病體的焦慮與渴望;在傳統看法裏,憂愁如此理所當然地被視爲一種需要診治的疾病,這是一種"心身症",出現在身與心互動不良、自然與個人難以協調的情況下;同時,診治的方法裏有一種就是透過"表達"。[45]

作者認爲,儒、道思想與傳統中醫皆視"氣"爲平衡身、心之基本要素,病體源自身心不諧,抒情則能舒放體氣,所以"抒情的結果也許就是體受一種在盈而反、鬱而舒之間反覆震盪的頻率、幅度。"[46]詩既是舒展情志,以詩驅瘧,也爲解除病苦帶來解脱契機。

韓愈《譴瘧鬼》承襲楚騷祝禱結構,後人承襲,或寄望感通神鬼,或蕩滌想象,以紓解病苦。杜詩治瘧之説始於晚唐,至宋與韓詩合流,更壯大詩人氣魄,並强化以詩詠瘧之抒情力量與精神支撐。

三、自嘲自解:迴避人鬼衝突的傳衍新路

詩歌代入瘧鬼,往往暗示病情纏綿難解,使後代詩人能更細緻書寫病瘧記憶與情感,如梅堯臣《聞刁景純侍女瘧已》:"前時君家飲,不見吹笛姬。君言彼娉婷,病瘧久屢治。……次聞有鬼物,水火陰以施。……手灑桃枝湯,足學夏禹

44　葉舒憲:《文學與治療》(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6—27。

45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年),頁 93。

46　作者藉助吴光明、黄俊傑、楊儒賓等思想史學者關於"身體思維"與"身體感興"的論述,從"(身)體氣"視野進行文學研究,爲文學抒情傳統提供新的詮釋可能。詳見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頁 66—102。

馳。呵叱出門牆，勿復顧嘔遺。今雖病且已，皮骨尚阢羸。”[47]此詩雖受韓愈影響，轉而呈現病瘧侍女的失能、脱序形象。南宋趙蕃《王彦博徐審知頻來問疾口占示之》：“秋來瘧鬼不銷亡，令我兼旬病在牀。治藥頻成問良苦，易衣終日屢炎凉。”[48]直呼瘧鬼，突顯重病摧殘。又如元僧釋善住《卧疴》云：“方兹送窮鬼，山鬼又揚威。熱極頻翻枕，寒深數蓋衣。破窗秋氣重，敗葉雨聲微。夜久青童睡，孤燈掩竹扉。”[49]則運用“破窗”、“敗葉”等景物，由外而内，烘托身心俱疲的孤苦境地。明初宋濂《病疟新起》亦以細膩筆觸描繪瘧疾感受，體物尤精：

> 瘧鬼胡爲苦見讎，使我枯腸益悽哽。初疑筋骸稍鉗束，引臂噓呵絶馳騁。須臾顫掉力弗禁，齒牙下上聲相並。蒙戎雖有狐裘温，冼冼何殊氷筋冷。寒衰熱壯慘尤極，百束薪蒸燃九鼎。煆膏鑠髓無不到，高及頭顱卑脚脛。四支似石下深潛，一氣如塵寄寥迥。自憐性命此日捐，孰料平寧在俄頃。……題詩一笑鬼應聞，定引川妃安溟涬。[50]

宋濂自幼多病，家境貧寒，元至正七年（1347）瘧作，時尚未顯達。詩云“瘧鬼胡爲苦見讎，使我枯腸益悽哽”，年華正盛，卻遭瘧鬼侵擾，身心俱疲。“初疑筋骸稍鉗束”等八句，觀照自己發病過程：腸道不適、筋力衰弱、顫抖無力、冷熱交替、呼吸困難。以“鉗束”、“四支似石”與“一氣如塵”喻生命禁錮與脆弱，自如之身忽成負累皮囊，倍感無奈。宋濂一度瀕死，故能刻畫這場死去活來之歷險。病瘧之苦，令人畏懼，正如清人王昊《病瘧口占》“逃瘧如逃債”，[51]巧喻瘧疾追纏不休。然而，也有詩人不以病爲辱，反轉韓詩，通過自嘲、自解，重新審視自我與世界，舒緩身心，展現《譴瘧鬼》影響下另一深邃詩境。

47　梅堯臣：《宛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9，卷 39，頁 3b。
48　趙蕃：《淳熙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5，卷 13，頁 12a。
49　釋善住：《谷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5，卷 1，頁 11b。
50　宋濂：《文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24，卷 32，頁 14b。
51　王昊：《碩園詩稿》（清五石齋鈔本），卷 21 下。

(一) 任順自然

宋舒岳祥曾罹瘧疾,其詩多涉病中感受。《生日仲素惠羊酒作此奉謝》云:"舉家病瘧涉三月,一日計減一斗糧。"[52]寫出全家飽受病苦之困境,吃用簡約,又有《放言》:

> 寒暑一大瘧,天地一病軀。古來幾寒暑,元氣胺削餘。人物生其中,短小一侏儒。神農乏藥草,黃帝無醫書。坐令豺虎橫,咬嚼爲膏腴。頑疾久不治,臟腑生蟲蛆。願借大雷斧,磔此害物徒。八荒既清廓,萬古無憂虞。[53]

詩人視天地爲一具病軀,寒暑變化喻作瘧鬼肆虐,誇張地描繪病災蔓延,即是神農、黃帝亦無藥可醫,唯願雷擊磔鬼,從此天清地寧。然而,詩人並未一味悲苦,《山甫病中歸峽作此問之》:"自憐三歲長,多白幾分頭。……詩人多病瘧,强飯更何憂。"[54]深知病瘧之苦,囑人珍攝。《八月初十日瘧起行園》更轉進平和筆調,借田園景物調和病中之苦:

> 瘧鬼自與詩人謔,小兒狡獪弄炎涼。蔬肥夜雨園丁逸,果熟秋風稚子忙。枕臂閒思新藥竈,扶頭欲起候茶槍。故園青桂華如水,歸泛天風浩蕩香。[55]

首聯化用韓詩,卻未與瘧鬼交鋒,而是病中晏坐,觀物養心,展現悠然田園情境,順任自然之姿。

清人汪惟憲《壬子六月病瘧口占》則對病瘧展現了轉折向上的心態:

52　舒岳祥:《閬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87,卷 2,頁 11a。
53　同上,卷 1,頁 8b。
54　同上,卷 5,頁 11a。
55　同上,卷 7,頁 14b。

遠煩親友數相過，病入膏肓可奈何。水火妄爭寒燠亂，夢魂驚悸語言魔。藥爐騰沸靈丹少，杯珓荒唐私禳多。且自安心消永夏，未須譴責類嘲訶。[56]

前幅描述瘧病的冷熱交攻與夢中驚悸，後半轉折，"未須譴責類嘲訶"乃韓愈《譴瘧鬼》另類"回響"，反用典故，與病和平共處，顯示由抗拒轉向順應的心理歷程。

明人王世貞《病瘧作》更具創新性，以宗教思維轉化病痛：

今年氣候惡，瘧鬼何太橫。三家兩家泣，十人九人病。延醫醫伏枕，呼覡覡不競。余方侍師次，驟熱如就甑。杖劍叱此鬼，么魔當敬聽。速各歸其所，毋爲索余禁。鬼拜前致辭："小邪敢干正。唯是旦夕間，往往遠相偵。坐卧必當風，果餌非時飣。四大不自持，三尸轉成橫。不然吾曹力，焉能操公柄。公但時自愛，鬼當奉公命。"洒然夢初覺，攝念入清淨。從此尼連河，盡作四禪境。[57]

詩人上承韓詩傳統，列舉治瘧諸方，但收效甚微，轉而以詩驅鬼。詩中另用韓愈《送窮文》假托窮鬼之問對，借夢境闢出人鬼對話空間，讓瘧鬼勸人自律清修，詩末"從此尼連河，盡作四禪境"，則反轉原本之驅鬼結構，由驅鬼轉向禪定，表明他將瘧疾視爲通往宗教體悟的契機。王世貞曾致書曾子澄："僕七月爲瘧鬼所侮，幾委頓。九月，侍仙師羽化於直塘。"仙師乃明代宰輔王錫爵次女王燾貞，法號"曇陽子"，萬曆八年（1580）仙化，王世貞當時 55 歲，七月瘧作。又，致書汪司馬："玄冥行夏令，武安、頻陽之瘧遍江介。雖僕與元馭丈，幾不免焉。入圜，氣乃小得舒耳。先師云期以重九日揮手辭萬衆，剎那立化。"[58]結合王世貞親書所言，可見其時正逢疫病流行，親歷染瘧與仙師羽化，生命無常的體悟

56　汪惟憲：《積山先生遺集》（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汪新刻本），卷 2，頁 2a—2b。
57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79—1284，續稿卷 6，頁 3a—3b。
58　同上，分見王世貞：《曾子澄》其二，續稿卷 205，頁 10a；《汪司馬》其七，續稿卷 185，頁 7b。

促其由詩入禪,《病瘧作》不僅延續"以詩驅瘧"形式,也進一步轉向"以禪療疾",瘧鬼附體無須驅趕,清淨澹泊,便能超脱生滅之苦。

從舒岳祥到王世貞,許多異代詩人雖受韓愈《譴瘧鬼》啓發,卻不再驅斥瘧鬼,而以田園爲庇,或以清靜爲法,在語言對抗之外,另開一條順任自然、内在超脱的詩學之路。

(二)轉禍爲福

除了前述詩人能以平常心看待瘧鬼,也有詩人進而持樂觀心態,重構病瘧意義,走出幽谷闇影,實踐文學修復功能。明邵寶《聞周用仁言襄甫作詩遣瘧詩以問之》詩云:

> 古聞詩句曾驅瘧,石老今誇筆有神。莫道幽明非一理,若能驚鬼定驚人。[59]

邵寶呼應《毛詩・大序》:"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過於詩。"[60]簡練表達詩能動鬼、亦能動人,聚焦在詩的感發力量,以此慰勉病中詩友,展現詩歌療癒與情感支持的功能。

明方孝孺《訊瘧》則將瘧疾視爲上天所賜試煉:

>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痾忽相侵,坐爲肢體憂。疑水集寒氣,挾纊思重裘。虐燄繼踵然,絺綌不願留。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陬。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舌不辯辛甘,鼻不别薰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恒性,縱欲戕天猷。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領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

59　邵寶:《容春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册 1258,續集卷 5,頁 3a。

6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毛詩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册 69,卷 1,頁 8a。

> 猱猴。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脩。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叙九疇。安能閉關卧，縮首鳴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軜。寧不懷晏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恐其不自强，降疾警惰媮。方子暫遘疾，身疲面無膏。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方子豁爾寤，百體頓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61]

他認爲世人縱欲逸樂，自己好道脩禮，不應受瘧鬼纏擾，故詩題"訊"瘧，乃向天君探問病因。構思承韓愈《譴瘧鬼》，並取柳宗元《乞巧文》辯證巧拙之法，托天君之口，以警世間惰媮者，文末領受要言妙道，百體和柔，實踐儒家道德人格，由個人苦痛推及世道人心，亦具《七發》遺意，洵屬佳構。清翁心存《反譴瘧鬼辭》全篇則採詼諧筆法，逆向操作，主動擁抱病苦：

> 我不召取毉師灸師符詛師，亦不日誦子美花卿詩。瘧鬼勸爾一盃酒，我有一言爾聽之。齊侯若無爾，崄臺何由樂？趙羅不藉爾，定獻子姚慕。何況爾本水帝之子孫，屑屑萬古餘精魂。職司江水神所尊，倏而置我陰厓門。曾冰積雪通元根，跼蹐手足連胖臀。齘反舌撟不可捫，忽然東瞰槫桑暾。西陟頭痛山無垠，徑度炎土如雷犇。祝融火師相怒吞，沸湯滿杓力士掀。魂往麋爛非炮燔，陰陽二氣胎一元。吹者寒噤噓者温，中有至精綿綿存。我生頑骨不可救，熱腸屢試明堂灸。賴爾九轉神丹成，洗髓伐毛兼益壽。逝將壘石爲門畿，留女長住此不歸。雲軿雜遝迎女妃，清泉一杯挹女飢。手把璀璨夫容旂，從女吸取日精月華昔昔天邊飛。[62]

題下注："起乙亥病瘧，丙子正月患疹，是秋舉於鄉，赴金山縣閱試卷，遂赴揚州

61　方孝孺：《遜志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5，卷 23，頁 36a—36b。
62　翁心存：《知止齋詩集》（清光緒三年［1877］常熟毛文彬刻本），卷 3，頁 1a。

試梅花書院,丁丑應禮部試,由里赴都作。"[63]嘉慶二十年(1815)翁心存病瘧,後年應禮部試途中作詩回顧,乃以詼諧筆法解構病痛,引齊景公疥且瘧,卻能納諫國治;趙羅怯戰,藉口瘧作,終不能如趙鞅逢凶納吉爲例,自嘲體弱,感謝瘧鬼助其重生,《反譴瘧鬼辭》,徹底顛覆病鬼固有"災厄"形象,藉詩完成對疾病之轉化與超越。

上述詩人在韓詩體式之上,重整身心混亂狀態,呈現"轉禍爲福"的詩學轉化。他們各自汲引儒、釋、道觀念,自我對話,重構疾病意義,也實踐文學的修復功能。

四、道德生活的叙事:《譴瘧鬼》仿寫之承繼精神

《譴瘧鬼》詩意即詩旨,可從韓愈《納涼聯句》病瘧經驗,以詩内證。或有注家謂韓愈别有用心,借題發揮,主要有三種解釋。

一、刺憲宗朝皇甫鎛、程异諸人。據魏本韓集注《雜詩》云:"公時爲右庶子,而皇甫鎛、程异之徒,乃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譴瘧鬼》,皆指事托物而有作也。"[64]《舊唐書・裴度傳》載:"有程异、皇甫鎛者,姦纖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异、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程异、皇甫鎛,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爲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己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鎛傳。"[65]憲宗驕傲奢侈,程异、皇甫鎛領度支鹽鐵之便,呈獻羨餘,供其揮霍。注家認爲韓愈假托瘧鬼,譏刺奸臣趨炎附勢,結黨誤國。

第二,刺李逢吉。清人方世舉云:"按此爲宰相李逢吉出爲劍南東川節度而作也。《舊唐書・逢吉本傳》爲貞觀中學士李立道之曾孫。《新唐書・宗室世

63　翁心存:《知止齋詩集》(清光緒三年[1877]常熟毛文彬刻本),卷 3,頁 1a。
64　韓愈撰,魏仲舉集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74,卷 7,頁 14a。
65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170,頁 4420。

系表》載其出姑臧房，爲興聖皇帝之後。蓋其人名家子也。然本傳言其天性姦回，妒賢傷善，則名家敗類矣。故詩借瘧鬼爲顓頊不肖子以刺之。篇中‘咨汝之胄出’至‘豈不忝厥祖’一段，正謂其有玷家風。傳又云：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忌其成功，密沮之。上因罷其政事，出之東川。篇中後段‘湛湛江水清’至‘降集隨九歌’，正謂其譴出劍南。結句‘飲芳而食菲’言主恩寬大，猶享厚禄。終云‘贈汝以好辭’，言不忍明斥，善戲謔兮也。”[66]按元和九年（814）淮西戰事歷時四年。主戰之裴度與主和之李逢吉，期間常相互擎肘。韓愈政治立場是支持裴度，力主用兵淮西，或顧及與二人之同官舊誼，且李逢吉出身名門，只好設喻瘧鬼，影射其失。

第三，刺張又新。清王元啓《讀韓記疑》云：“此譏世家敗類之子，如宋時韓魏公之後有侂胄，朱文公之後有松壽是也。公所譏不知的指何人。然考《通鑑》，宰相李逢吉私人有‘八關十六子’之目，而張又新實爲之首。當日裴度之逐，李紳之貶，又新皆有力焉。……此詩‘咨汝之胄出’及‘不修其捺行’二聯，當指又新言之。……近解專譏逢吉，逢吉身爲國相，乃用‘求食歐泄’等語爲譏，似于辭義未協。僕指趨炎附勢之徒，竊謂較合情理。”[67]張又新初應宏辭第一，又爲京兆解頭，元和九年（814）狀元及第，號爲張三頭，黨附宰相李逢吉。王元啓度其詩，“公所譏不知的指何人”，但觀“求食歐泄”等語，與李逢吉未協，移諸張又新，身份更洽。

《譴瘧鬼》戲謔怪誕，以上注家皆主比興之説，强史證詩。儘管考述各異，大旨在於隱刺朝政，誠如明人高啓《驅瘧》云：“韓子蓋有托。誰能辨其詩？”[68]《譴瘧鬼》是否以“病體”隱喻“國體”，實難確指。然而，諸家推測，卻意外提供一種從讀者出發的詮釋視角。

以上衆説多就韓愈詩句“不修其操行”、“豈不忝厥祖”玩味，認爲引人遐想，語涉雙關，借瘧鬼影射奸臣誤國，卻也不約而同地爲韓愈建立鮮明的忠臣

66　韓愈著，方世舉箋注：《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乾隆二十三年［1758］盧見曾雅雨堂刻本），卷 10，頁 14b—15a。
67　王元啓：《讀韓記疑》（清嘉慶五年［1800］王尚玨刻本），卷 2，頁 15b—16a。
68　高啓：《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0，卷 5，頁 18a—18b。

形象。韓愈《謚瘧鬼》除獲同病相憐的歷代共鳴,必也有傾心於韓愈者,即"回向作者"思路,藉此發掘韓愈《謚瘧鬼》更多書寫意義。

首先,韓愈爲何批評瘧鬼?似一簡單提問,乃是從不疑處疑之。韓愈戲罵瘧鬼,雖是厭惡疾病,惟詩中之仗義執言,亦與韓愈鬼神觀有關,韓愈《原鬼》探究"鬼"之本質:

> 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69]

韓愈認爲鬼無聲形,唯違天逆倫者,感於氣,引鬼降殃,故瘧鬼糾纏,往往德行有虧,而韓愈自視弘道爲任,《答李秀才書》言"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70]《答李翊書》自述學思歷程:"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71]因此,韓愈無法接受瘧鬼侵擾,以詩謚責,斥其敗壞家風,不僅替自己出氣,也爲民除害。

《謚瘧鬼》表面幽默,亦應注意詩中作者之道德主體無處不在。清人馬位評價韓愈古詩"造語皆根柢經傳",[72]可以想見其人格,《謚瘧鬼》訓斥瘧鬼無道,確實頗有聞者足戒意味。今人方介更明確指出,韓愈詩文所涉鬼神,具有明道、設教用意,"至於窮鬼、瘧鬼,則爲民間所惡,韓愈隨俗送之、謚之,戲謔成分更高,但一以明己'固窮'之節、一以罵世'不肖'之子,實亦有益世道、可以救俗之作"。[73] 此精神並不止於注家臆測,在歷代仿作中亦延續而强化。陳子高《謝瘧鬼》:

69　韓愈著:《原鬼》,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1,頁 15。
70　同上,卷 3,頁 102。
71　同上,頁 98。
72　馬位:《秋窗隨筆》(無錫丁氏校刊本),頁 6a。
73　方介:《有鬼有物——韓愈〈原鬼〉及相關詩文探析》,《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頁 285。

> 皇天分四時，寒暑代翕張。……如何縱孽鬼，乘時盜陰陽。……怫鬱不自聊，災疢未渠央。非針艾所及，區區事祈禳。……汝利在嘔泄，藜莧焉足嘗。我貧乏錢財，調汝徒披猖。來汝豈不聞，儒生類彊梁。子美雖老瘦，靦顏事新妝。退之稍姦黠，百藥更臭香。身病易語言，咄咄多謗傷。吾將援此例，勉作新詩章。……汝也寧不慙，急急去我旁。[74]

此詩爲現存最早仿韓詩之作，詩人以家貧體弱自況，仍以筆爲矛，化詩爲德。此後仿寫漸多，承繼韓愈明道意圖，譴責瘧鬼，遂成維護道德秩序與凜然正氣之象徵行動。如宋孔平仲《晦之詩尤瘧鬼某意鬼不能爲端士害奉作詩》即言："吾聞烈士仗忠信，出入鬼神皆避逃。"[75]安慰病瘧友人，道勝者則鬼神避之，終能痊癒。又如清張雲章《續譴瘧鬼病瘧，旬枕上反覆昌黎詩因成八句》：

> 瘧癘侵膚似箭機，苛於行止與心違。……我道猶存身不滅，汝歸無計路全非。[76]

詩中除自我主體外，另有一個病體拉鋸身心，頷聯用《禮・表記》"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77]乃指君子不憑私情而進身，對自我道德主體乃表肯定，所以引出"我道猶存身不滅"之成德涵養。

清初田雯《毆瘧》格局宏大，據"句曲四山"、"葛洪宅"線索，[78]乃康熙十九年（1680）作，詩人時任提督江南學政，身處疫區，遂仿韓詩討伐瘧鬼。田雯性格强直，又值康熙帝欲重用之際，相較韓詩，詞氣淩厲，已跳脱個人情志，擴及百姓。詩句"承天子命來邑土，勢不容汝長恣睢"，又與韓愈《鱷魚文》"且承天子

74　引自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25，前集卷 47，頁 19a—19b。

75　孔文仲等撰；王蓬編：《清江三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5，卷 22，頁 45a—45b。

76　張雲章：《樸村詩集》（清康熙間華希閔刻本），卷 5，頁 9a。

77　鄭玄注，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卷 54，頁 28b。

78　田雯：《古歡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24，卷 6，頁 13b。

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相仿,詩末也稱“潮州刺史毒鱷避,文章感通勞毛錐”,誠如清儲欣評《鱷魚文》:“《周書・大誥》之遺。羊豕以食之,禮也;導之歸海,仁也;不聽則强弓毒矢隨其後,義也。享其禮,感其仁,畏其義,安得不服!”[79]田雯《歐瘧》結合韓愈《鱷魚文》展現之文心,也體現守土愛民之襟懷。又如朱筠《譴瘧鬼用昌黎韻》,奉使來南,理當使民安樂,竟不幸染瘧,詩句“所有一腔血,潑日淋灘飛。化作火鞭掣,碎汝鬼頂揮。又曳爲長繩,縛汝懸崔巍。下投飼羣虎,强慘無柔徽。”[80]詩人如問罪之師,視譴鬼爲正道之舉,欲以詩爲刃,作勢懲惡驅邪。末段“作詩送汝行,憐汝長乖違”,剛中有柔,回歸儒者寬仁之心。這類詩歌甚多,像似作品尚有清人彭坊《韓昌黎有〈譴瘧鬼詩〉,余謂不足譴也,遣之而已》,藉瘧鬼抒寫爲官志向:

> 吾奉天子命,分發來浙埧。……爾久纏吾身,吾事不得專。……吾操印在手,視爾如蟲蜎。吾牒城隍神,驅爾加爾鞭。……爾行適四方,吾病其即痊。[81]

據鄧顯鶴所記,“坊字禮崇,一字儀岳……乾隆甲子舉人,官浦江知縣。……年僅中壽,然其氣度藹如,仁厚君子矣。”[82]詩無餘味,殆非佳作,然直抒胸臆,爲官之志昭然。《清史稿・職官三》記載:“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姦,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83]焦慮不在病痛,而是不願誤國誤民,展現公忠體國之心。

總之,《譴瘧鬼》及其歷代仿作展現了三層意義:在主體層面,詩人展現儒者雖病而不屈其志;社會層面,瘧鬼宛如敗德之流,詩人從個人病苦推及家國憂思,詩作流露强烈淑世色彩;文學層面,詩既抒情言志、又有明道設教之功。

79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録・昌黎全集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404(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卷 7,頁 33a。

80　朱筠:《笥河詩集》(清嘉慶九年[1804]朱珪椒華吟舫刻本),卷 6,頁 17a—17b。

81　鄧顯鶴:《沅湘耆舊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鄧氏南村艸堂刻本),卷 88,頁 11a。

82　同上。

83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116,頁 3357。

《譴瘧鬼》之同題書寫能長久繁衍，不僅因其形式奇特，宣洩病苦，更在於體現了道德自覺，爲詩歌注入一股堅實的人格力量，源源不斷。

五、結　　語

韓詩自成一家，毀譽參之，《譴瘧鬼》向非名篇，然以詩譴瘧，繼往開來，在韓愈研究豐碩成果中，討論寥寥。本文探問：此詩作爲瘧鬼舊俗附麗文學首唱，韓愈創意來源與立意爲何？後世文人屢用此典，寫作動機與文學意義何在？通過本文之疏通討論，已能回應此一議題。中唐以前詩人少自揭瘧病狼狽，杜甫雖及此題，然以情誼交流爲主，未有專題詠瘧。韓承杜後，能以《譴瘧鬼》反照病身，叙事完整，以賦爲詩，建立以詩驅瘧的寫作類型。後人取仿，續衍變化：或仿擬詩題，苦中作樂；或融杜詩治瘧傳説，復歸《七發》文學療疾傳統；或强化病瘧哀傷記述，病中抒懷。另有詩人基於心理防衛機制，迴避人鬼衝突，轉禍爲福，以穩定焦灼心靈，亦具文學淨化意義。或云韓愈譴瘧乃比興手法，警惕凶頑，然缺乏實證，不若《納涼聯句》自訴病瘧可爲内證。儘管如此，歷代評注者爲韓愈建立忠臣形象，也爲《譴瘧鬼》提供新的閱讀思索，正因詩中瘧鬼有選擇權利，自私害人或是仁愛互惠，體現了道德意義。詩人對瘧鬼之想象，實爲自我定位回應。後世仿作延續此善性探求，使病苦困境得轉折意義，展現倫理價值。

病軀亦是道場，美國詩人 Jane Hirshfield 談論詩歌對讀者意義，説：“當一個人的苦難與他者的苦難相遇，並在對方的内部發現自己的面影，苦難也會變成一個新的整體。一種共同的命運變得更加廣大，也被更多的手所托起。”[84]《譴瘧鬼》以譴責瘧鬼爲自我對話，擺脱恥言病態，正視恐懼，釐清瘧鬼來歷，展現抗病勇氣，賦予病苦表達與詮釋機會，遂成一個共享情感之傳播平台。此亦宋至清代《譴瘧鬼》不斷傳衍之因，形構文學史上獨特的疾病書寫，值得發掘。

（作者：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84　Jane Hirshfield 著，楊東偉譯：《十扇窗：偉大的詩歌如何改變世界》（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年），頁 315。

引 用 書 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毛詩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鄭玄注,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張九齡撰,李林甫注:《唐六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韓愈撰,魏仲舉集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韓愈著,方世舉箋注:《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乾隆二十三年(1758)盧見曾雅雨堂刻本。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土城: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86 年。

孫思邈:《千金翼方》。元大德梅溪書院本。

梅堯臣:《宛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歐陽脩:《六一詩話》,《歐陽脩全集》。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

薛季宣:《浪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戴昺：《東野農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7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趙蕃：《淳熙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虞儔：《尊白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方夔：《富山遺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陸游：《劍南詩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6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孔文仲等撰，王蓬編：《清江三孔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胡仔：《漁隱叢話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胡仔：《漁隱叢話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葛立方：《侍郎葛公歸愚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3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葛立方：《韻語陽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7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舒岳祥：《閬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8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釋善住：《谷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胡天游：《傲軒吟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宋濂：《文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2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邵寶：《容春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79—12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李昱：《草閣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986 年。

高啓:《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方孝孺:《遜志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録・昌黎全集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404。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

田雯:《古歡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2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張雲章:《樸村詩集》。清康熙間華希閔刻本。

汪惟憲:《積山先生遺集》。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汪新刻本。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年。

王元啓:《讀韓記疑》。清嘉慶五年(1800)王尚玨刻本。

朱筠:《笥河詩集》。清嘉慶九年(1804)朱珪椒華吟舫刻本。

趙翼:《甌北詩話》,《續修四庫全書》,冊 17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王昊:《碩園詩稿》。清五石齋鈔本。

鄧顯鶴:《沅湘耆舊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鄧氏南村艸堂刻本。

翁心存:《知止齋詩集》。清光緒三年(1877)常熟毛文彬刻本。

鄭珍:《巢經巢詩文集》。民國三年(1914)花近樓刻遵義鄭征君遺著本。

葉舒憲:《文學與治療》。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

錢基博:《韓愈志》。臺北:華正書局,1986 年。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788 年。

(二)論文

方介:《有鬼有物——韓愈〈原鬼〉及相關詩文探析》,《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頁 255—298。

王家龍,李朝軍:《以詩驅虐——文學功能的別樣呈現》,《貴州文史叢刊》2018 年第 4 期,頁 92—97。

宋子喬:《文學治療與鬼神信仰——論古典詩文中的"驅瘧"現象》,《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53 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 年),頁 218—236。

周裕鍇：《痛感的審美：韓愈詩歌的身體書寫》，《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1 期，頁 53—62。

二、外文

川和康三：《中國的詩學》。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

Jane Hirshfield 著，楊東偉譯：《十扇窗：偉大的詩歌如何改變世界》。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年。

Observing the Sick Body: On the Poetic Significance of Han Yu's "Condemning the Malaria Ghost"

Chung Chih-W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ncients feared malaria, believing it to be caused by the entanglement of malaria ghosts, imbued with a sense of mystery. Although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literature of the classical studie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genres, it was not until the Tang dynasty that poems with titles such as "Malarial Disease" or "Malaria Ghost" began to appear. Han Yu, inheriting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Du Fu, observed his own bod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composed the poem "Condemning the Malaria Ghost." In the poem, he establishes a fictional world of human-ghost confrontation, narrating the origin, symptom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the malaria ghost. Finally, he advises the malaria ghost to return home and wishes everyone well. Han Yu condemns the malaria ghost in poetic form,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playfulness and courageously confronts illness, which helps to alleviate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distress. It resonated with many readers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often used in allusions or inspiring imitations.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reception by readers can be explored. Poets in later generations imitated Han Yu's work in three ways: first, by inheriting the plot of human-ghost confrontation, expressing emotions through illness, and combining the anecdote of "using Du Fu's poetry to drive away malaria ghosts" to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literature. Second, through self-mockery and self-consolation, drawing variously on Confucian self-discipline, Buddhist

transcendence, or Daoist detachment to coexist with illness and reconsider its meaning. Third, by imitating the writing style, poets admonished the malaria ghost, inheriting Han Yu's personal image, promoting moral agency and embodying the spirit of Han Yu's "Condemnation of the Malaria Ghost." In summary, Han Yu's "Condemnation of the Malaria Ghost" is innovative in its theme, form, lyricism, and thought. It establishes rhetorical strategies to expel malaria ghosts through poetry and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later literati to share emotions and showcase diverse life experiences. The poem holds rich poetic significance.

Keywords: Han Yu, Condemning the Malaria Ghost, Du Fu, Illness Writing, Confucian, Buddhist, and Daoist thought